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圣僧活像地藏王

斗小笥

猴王手执金箍棒,一路打出幽冥界。忽然脚下拌着草绳,跌个踉跄,猛地醒来,乃是南柯一梦。人可入梦,猴王可入梦,这金箍棒怎么带入梦中的?似乎没人计较。猴王醒来,还在铁板桥边松阴之下,只记得勾销了生死簿。地府里面早乱作一团,十代冥王奈何不得孙悟空,都跑去翠云宫,同拜地藏王菩萨。

这地藏王菩萨,也称地藏菩萨,据说是因“安忍不动如大地,静虑深密如秘藏”得名。在最受中国民众信奉与供养的四大菩萨中,文殊代表大智,普贤为大行,观音则大慈大悲,地藏代表大愿。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曾记载地藏菩萨所发大愿:“我今未来际,不可计劫,为是罪苦六道众生,广设方便,尽令解脱,而我自身方成佛道。”简而言之:“众生度尽,方证菩提;地狱未空,誓不成佛。”因为爱护众生,所以不肯成佛,只做菩萨。众生又动不动往地狱跑,地狱哪里能空下来?

地狱不空,地藏就和观音、文殊们一起保持菩萨职称,级别上不去:这大概也是他意料中的事。

民间传说中,观音菩萨也是因爱护众生而放弃成佛。据说当时观音大士正去往灵山领受功果,忽然看见一老妇人被恶虎追赶,为了解救老妇,菩萨耽误了时辰,错过了成佛大典,从此便只做菩萨。香港TVB(电视广播有限公司)拍的1996版《西游记》里,专门演过这个故事:观自在菩萨眼猛虎行凶,很是担心,但在阿难尊者的催促下继续飞往灵山,却在封佛之时心不在焉,佛门即将关闭她仍牵挂尘世,于是飞回林中点化老虎。因为感念众生皆苦,心有挂碍,终无法涅槃成佛。

地藏菩萨应该也有这种大慈悲,否则不会立下誓不成佛的大愿。但许愿之外,他没有观音菩萨那么多救苦救难的英勇事迹,在神魔小说中的曝光度亦远低于文殊、普贤。比如《封神演义》里,三大菩萨集体登场,当时尚未拜入佛门,还都是元始天尊的弟子,位列玉虚十二金仙。为了兴周灭商,慈航道人、文殊道人和普贤广法天尊入凡尘、助同门、斗截教、破敌阵,顺便每人收了个坐骑,又威风又实惠。地藏王何在?不见踪影。

在《西游记》中,地藏王的存在感也是四位菩萨中最底的。第一次出现是悟空闹地府、销名号,十殿阎罗心胆俱寒,此处只一句“同拜地藏王菩萨,商量启表,奏闻上天”,菩萨并未露脸。下文便讲玉帝升殿,“有冥司秦广王奏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表文进上”,来的是十殿阎罗之首,那位幽冥教主地藏王呢?还是没露面。

地藏菩萨显出本事来是在《西游记》第五十八回,二心搅乱大乾坤。两位美猴王斗得难分难解,观音难辨真假,唐僧不分皂白,照妖镜亦莫可奈何。二猴由上天而入地,打嚷到阴山背后,找阴君查看生死簿,奈何名号已销,难见分晓。只听得地藏王菩萨道:“且住!且住!等我着谛听与你听个真假。”那谛听是地藏菩萨经案下一只奇兽,它伏地一霎,便将广宇之内赢鳞毛羽昆、天地神人鬼监察分明。据说他还是地藏菩萨的坐骑。谛听奉地藏钧旨,俯伏在地,须臾抬头,卖个机关:“怪名虽有,但不可当面说破。”地藏道:“当面说出便怎么?”“恐妖精恶发,搔扰宝殿,致令阴府不安。”地藏问:“似这般怎生祛除?”答曰:“佛法无边。”地藏菩萨即指引猴王到雷音寺释迦如来处,送走二位

瘟神。地藏王第三次出场已是书中九十七回。斋僧上万的寇员外被贼人害死,悟空到地府找他,却已做了菩萨身边掌善缘簿子的案长。大圣来取,地藏便延他阳寿一纪,还阳复生。回想前番唐太宗地府还魂,全靠崔判官在生死簿上偷偷摸摸加了两笔,虽是徇私,也要拿公文做幌子。本回则菩萨金口一开,便许人阳寿一纪,哪耐烦走什么程序?

《西游记》三次写地藏菩萨,都没有描绘其形象。倒是在第十二回,观音东寻取经人,玄奘受了袈裟锡杖,那时节法师穿袈裟,持宝杖,又赐两队仪从,招摇过市,风光回寺。僧人们下榻来迎,见他此时形貌,都道是地藏王来了,各各归依,侍于左右。圣僧也确实像足地藏菩萨,都许了惊天大愿,做的却是躺平事业。玄奘看似一路涉险,其实猴子引路,八戒挑担,坐骑白龙,还有沙僧护卫,挂个留学“海龟”的头衔,来趟公务旅游,就算完成了重大文化项目,升职加薪,评优获奖,都有导师护持。但是人家不折腾团队,还听得进下属意见,在谛听白龙猪猴们看来,已经是英明领导了。何况长得又体面,女妖精女菩萨们纷纷举牌:哥哥杀我!

即从众生视角来看,菩萨许下大愿,就是大慈大悲了。漫天神佛高高在上,独有地藏不掺和是非。坐骑也安分,并不出来抢人家妻子,或推别人丈夫落井。不来人间作乱,便是一等菩萨,哪怕躺平呢。

载,“南天竹根、叶具有强筋活络、消炎解毒之效,果为镇咳药,但过量有中毒的危险”。

南天竹

孙江林

像南国的相思豆。南天竹既耐湿,也耐旱耐寒,叶子小且薄,呈椭圆形。《中华本草》记

天冷,雪降,落叶纷纷。有些植物的叶子也落,但不枯,艳红,甚至连果子都红,譬如南天竹。

南天竹修剪如方墩,矮墙,春夏是绿的,秋冬是橘红色的。那种掩藏在冷雪里的红果果,红得失真,红如漆染,

话,颇有一种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意境……过了一会儿,夕阳开始在海平面上缓缓下沉。我想,在这喧嚣的世界,落日是一种提醒,更是一种期待。随着夕阳的隐退,大海缓缓拉上了夜的帷幕……

第二天清晨,我和老伴早早起床,直接来到了船头大厅里。船舱里静悄悄的,不过大厅里已有几位不同肤色的年轻人在等待着日出。经过一夜的航行,邮轮已驶入大洋的深处。举目望去,天边已经泛出鱼肚白。老伴举着手机,在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。只见海天相交处,露出淡红色的早霞,只是朝阳还在孕育之中。不一会儿,老伴突然激动地对我说:“你看,太阳露头来了。”我朝着她指的方向看去,果然见到从大海里冉冉升起了橘

红色朝阳,开始是半个圆,不一会儿,它就跳出了水面。大海深情地托起它的笑脸,像是抱起刚刚出生的婴儿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海上日出,内心激动不已。老伴也很兴奋,拿着手机转换着不同角度拍照。我俩想照个合影,正要找人,这时一位蓝眼睛卷发的小伙子主动过来,给我俩一连照了几张。周围的人也都很兴奋,走到玻璃窗前,用手机不停地拍照。太阳很快就升出海平面,我觉得意犹未尽,太阳跃出水面的时间太短暂了,也许美好的事物都是这样,让人在感叹中回味着……

一切又归于平静了,只有邮轮依然在行进着,它的航速虽然不快,但我坚信,只要不停地前行,就能到达梦中的远方。极目远方,大海是那样的平静,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,但我隐隐感到它

咸菜不咸,就成了凉拌菜;点心不甜,也就不称其为点心了,这是常识。然而,今天的咸菜不是一般的咸,点心也不是一般的甜,都要加一个“忒”字。因为有了这个“忒”字,家里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异化。

笔者家里以往早上喜欢吃辣丝咸菜,可现在的咸菜咸得有些发苦,一来二去,家里人便放弃了这样的饮食习惯。那点心呢,几乎所有品牌的中秋节月饼都忒甜,大人孩子都不愿食用。笔者还联想到生活中其他一些类似现象,比如炒菜要有油,可几乎所有饭店里的炒菜盘中都“富得流油”,最为典型的是“水煮鱼”,分明是“油泡鱼”,这也给黑心店家收集“地沟油”留下可乘之机。

从哲学意义上说,凡事都应有个度。民以食为天,食品的重要性人尽皆知,其“度”尤其要把握好。而把握好这个“度”,并不难。咸菜忒咸,少放点盐;点心忒甜,少放点糖,能有多大难度?不过,这不难的事反倒难了起来。消费者对“忒咸忒甜”的反映,已不是一两年的事,可为什么依然如故?说到底,还是生产经营意识欠缺所致。

经营有术,生意才会达三江通四海。然而,真正的经营之术,是要用心。手到不如心到,心到则一到百到。经营之术最根本的,是要用心、真心去了解消费者的观念变化和消费需求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消费者希望饭菜油水多一点儿好解馋;咸菜咸点儿、点心甜点儿,也是百姓所能接受的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,人们已不愁营养缺乏,而是发愁营养过剩,饮食习惯已发生很大变化,担心盐多了引起血压升高、糖多了引发血糖升高、油多了引发血脂升高。即使格外小心,但“三高”人群依然在增加。

搞生产、做经营,不能不研究这些变化。要从消费者的心理出发,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,依据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,分门别类地制作、经营不同品种的食品。比如同一种咸菜,可否分为低盐、中盐、高盐三类制作、售卖;同一种月饼,可否按照低糖、中糖、高糖来制作、售卖,再以销定产。咸菜、点心是这样,其他商品也情同此理,为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。

肝胆篇

初冬的风并不冷硬,叶子在温柔乡里找归宿,像演员演出结

叶子

西道明月

束后说着闲话卸妆找包准备回家。叶子的家在哪里呢?它不知,风也不知。演出是最后的演出,告别不说“再见”。着装是一色的黄,大地是她们的娘家。

叶子的黄与大地的

黄不同,要融为一体,需要耐心,虽说路程不长,但用时不短。叶束或固守沟渠,或沉没湖底,或掩藏于树根草根。需要经历一冬的风雪润化,然后回归大地。所有回到大地的叶子都会变成植物的营养,一起养育来春的新绿。是轮回,也是再生。

当年上高中时,很多同学对数学不感兴趣。但分科后的第一堂数学课,就让大家的认知发生了改变,因为数学老师一开口,就把我们震住了。数学老师在开场白中,出口成章地朗诵了几首美妙的诗句,他似乎不是来讲数学的,而是来与我们分享美妙的诗文的。

就这样,我们的数学课诗意般地开始了。老师在讲解数学公式和解题过程中,不时会插进一些诗文妙句,把那一串串公式和解题步骤,变成了有韵味的诗行。渐渐地,大家对数学课由抵触变成了期待。几十年后的今天,我

诗意数学

伍柳

听到这位数学老师的话,我立刻就想到我们高中时的数学老师,他无疑也把数学当成了一门艺术。在我心目中,这样的老师就是顶级的艺术家,顶级的诗人。

『忒咸忒甜』的背后

李俭

驶向大洋深处

张景云

下午三点,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,邮轮缓缓开动了。它慢慢驶出哈德逊河,向着辽阔的大海前行。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群渐渐向后退去,在视野中变得越来越小,天上盘旋的海鸟,跟随着大船,像是在护送我们远航……

离开了港口,邮轮的速度在逐渐加快,浪花不知疲倦,在船的周围欢腾跳跃着,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身后的波涛中。浩瀚的大海上,看不到往来的船只,只有邮轮在劈波斩浪,孤独地前行。我坐在视野最佳的船头大厅里,面对前方茫茫的大海和无垠的天空,极目远眺,仿佛独自与海天一色的大自然对

星期文库

百慕大之行之二